



# 芳澤來華之重大意義

陳夢釗

所謂新外交途徑——日本目前之兩種對華政策——芳澤此來之根本企圖——外交新徑與日本——外交新徑與中國——人不敢親之芳澤！——日本立場與中國立場——一切帝國主義從中國滾開！

日本前任外長，著名之支那通芳澤謙吉氏，業於前旬到達上海。據芳澤表示：此行僅以平民資格來華「觀光」，並未奉有政府任何使命，亦無外交意見足述，但須於留滬期間，一訪其「老友」王儒堂氏云云。就中日爭端現階段之推演而言，彼「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遂行「國策」之軍閥法西斯蒂，既於得熱之後，繼續驅遣大軍，東迫滬河，西逼多倫，豕突狼奔，絕無厭足；中國之黨政巨頭，亦多表示「目前無外交之可言」。事態如此，則日本帝國主義除一手持屠刀，一手持「不二價」之「協定」以向此四萬萬衆之民族「招降」而外，原無所謂「新外交途徑」可尋也。是則芳澤此來，將誠一如彼之自白：除「觀光」而外，真別無所謂「使命」矣。

雖然，彼芳澤者，不過日本金融巨頭與財閥集團所僱用之得力僕從之一，其在朝在野之任務，均不外為日本統治階級充當外交辯護人，其一舉一動，皆須受後台老板之支配，心領使命，口演雙簧。因此，斷無僅在「觀光」此「土人生番」(荒木語)之民族，無所事事而足踏咱們敵國之理也。自九一八以來，日人攻城略地，每遇一次之滿足，即照例有一次直接交涉之甘言誘惑，上海戰爭之餘，京滬道上，即出現代表「中山老友」犬養毅之松岡洋右之魅

影，此次熱河既陷，芳澤謙吉又應時而至，此中妙用，自易解索。何況據芳澤談話：「將一訪老友王儒堂」，「滿洲問題已告一段落，中日應速謀和解」，其絃外之音，已依稀可辨乎。

因資本主義危機而瀕近沒落之帝國主義政治，往往於勉強掙扎中表現兩種形態：其一為政權之暴力化，即法西斯蒂之猖獗，其二為殘破毀滅中之政黨政治之力求苟延。目前日本政治舞台之上，代表前者，為荒木系之少壯軍人，即法西斯蒂與皇室之全部官僚及其後台主人之金融巨頭與大地主等，代表後者，為政友會與其背後之大資產階級。上述之兩大勢力，其侵吞中國，壟斷亞洲之狂慾，在原則上殊無二致，僅在進行步驟上略有緩急之不同。現在日本對華之武裝掠奪，已因熱河之陷落而達空前之成功。既定「國策」之執行，至此應暫告一段落乎，抑係繼續官目邁進乎？迄今蓋已成爲日本軍閥與政友會主張各異之爭點。在一部分資產階級與政友會，則認爲：第一，日不南侵，中國之抵抗決不敢越長城而實行反攻，所謂「抵抗」者，即「抵抗」而已，日本正宜對長城以南取守勢，引兵西進，由多倫以攫取察哈爾，進而控制內蒙，以完成其橡皮

質之「滿蒙生命線」；第二，上述步驟之實現，即可造成自東南包圍蘇聯之孤線，其消極作用既可保障滿蒙生命線，其積極作用尤可進攻蘇聯以取得國際帝國主義之贊助也；第三，東北四省既已掠奪到手，日本資產階級正需要相當之時間以消化此龐大之贓物，開發資源，榨取金錢以挹注日本與日俱深之財政恐慌；第四，既與國聯決裂，外交已陷孤立，若再向平津猛侵，必然與美英在華利益尖銳衝突，使帝國主義戰爭成爲迫不及待之爆發。根據上述之認識與需要，遂由日本資產階級僱員之外交人物中，表現而成爲所謂「對華外交新途徑」。駐華公使有吉明之挾策東歸，與芳澤此次之銜命而來，皆即「外交新途徑」之各有妙用也。據各報所傳有吉向日政府建議之對華新政策六項，其主旨即在一面積極進行並確立對滿既定方針，一面暫採靜觀主義以俟中國自身之變化，因「滿洲國」既已名實俱存，日本已無自行提倡直接交涉之必要，而中國政府，亦決不致探斷交宣戰之積極對日政策也。綜觀有吉主張，所謂不提倡直接交涉，靜觀主義云者，實即軍閥政策與內田外交之發揮，即恃軍事進攻以吞噬華北，硬幹到底之謂。芳澤一派則力主從速進行外交活動，以芳澤前此在日內瓦聲明之五項原則爲交涉基礎，藉以打開外交之僵局，幣原派亦不以軍部及內閣所持之靜觀主義爲然，斥之爲「無策外交」。吾人由此即可瞭然於有吉內田之靜觀主義與芳澤派「外交新徑」之分野，而芳澤此次來華之任務何在，亦洞若觀火矣。

芳澤此來，其於日本帝國主義，誠爲以口舌濟大砲塘

克之窮，誘致投降之「計之上者」，即在中國，一部分「先安內以攘外」之政治家，與一向主張直接交涉，至甚「到無奈何時，承認一種恥辱的城上之盟」，直接反映中國治者不肖心理之「學者」如胡適等，亦將視芳澤此來爲「消滅中日仇恨」，導向「和平」之一線「曙光」！然從客觀形勢攷察，芳澤所持之「外交新徑」，亦自有其難得如願之諸般障礙在，縱彼舌燦蓮花，亦難誘致中國吞納其夾袋中之「蜜餞砒霜」也。

其一，就日本一部分資產階級與其代表者之政友會而言，現在誠爲適可而止，縱容消化滿熱，培植滿蒙生命線之大好機會，然在軍部羣魔，及馳突東北之馬上劊子手視之，則爲踏遍華北，建功立業，滿足子女玉帛一切需要之時不可失。五百餘萬萬產金區之發現，各都市取之不盡之劫掠，一百二十人衝入承德之意外奇蹟，已使日本少壯軍人如醉如狂，其戰興方酣，其慾望正熾。彼等目前正興高采烈，準備繼續蠻幹，豈肯因芳澤等之片言持重而中止？故「中日妥協」之空氣既傳，芳澤來華之行裝甫卸，灤河石門寨一帶之進攻即突轉猛烈，現在石門寨之中國軍隊，又照例因「戰略」上之關係而「少有伸縮」。在此種攻略無已之現狀下，芳澤一切持以誘惑中國之「共存共榮」，「和平妥協」……等悅耳之言，均將被武藤指揮之砲彈聲與飛機轟炸聲所震消，成爲白日見鬼之囁語，豈有談判「和解」之餘地？再者，芳澤來華「觀光」，同時荒木即在師團長會議席上，大放獞詞：「須認清退出國聯，在時局上之重大意義，確立各該師團管轄下官民之指導，整齊國家總動員之準備，善處時局……」。此確確味十足，血腥刺鼻之呼

聲，又豈是中日可以和解之表示？

其二，中國當局，雖不免有若干幻想家認為中日爭端，尚有於坊壇樽俎間求出路之餘地，但國民之大多數，則早已認定民族之命運，除持鐵血以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百年血債之總清算而外，絕無其他途徑之可循。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士兵與多數中下級將領，俱是欲於疆場上與日本相見者，試觀起自民間之義勇軍之遍於東北，國民對抗日軍隊之熱烈擁護，即可知此一民族，已有多數具備破家亡身，與帝國主義週旋到底之決心，決非日本以任何硬軟功夫之政策所能征服者。且當茲危局，在野黨派或在職軍佐之對於不抵抗主義表示憤慨，振振有辭者，比比皆是。日本希冀有一「李鴻章第二」其人出而簽訂出賣半個中國之新「馬關條約」，論理論勢，均屬難能。因辱國之條約朝簽，借題發揮之內戰夕發，而真正反帝之民衆怒潮，亦必因之而苗發擴大，不可遏止。故「抵抗主義者」之表示為「無外交之可言」，而「不抵抗主義者」亦只有採且戰且走之政策，聽事實斷送之擴大，欲其明目張胆，於外交上對日本劃一段落，仍屬無人敢於嘗試也。

其三，任何帝國主義之外交人物，照例係以說謊為其「道德信條」！芳澤久任駐華公使，其代表帝國主義，或軟或硬以實施侵略，中國人民早已領教心銘！當九一八之後，施肇基孤掌奮鬥於日內瓦時，芳澤曾以日本首席代表

# 論 政 權 開 放

政權開放呼聲之普遍……黨內黨外之激結……黨內之一致與黨外之民主競爭……民主政治制度之最近推演……向國民開放與向在野黨派開放……政權開放與帝國主義……政治為事實而非推辨……少說多做……

資格向國聯担保「事態不至擴大」，當時會場即有某國代表持本莊繁之「行」與芳澤之「言」為同一時間之兩極端之噓語以相譏嘲。事隔半年，芳澤所稱「不致擴大」之事態，竟「擴大」至於多倫以西與長城以南，如此自擱尊頰，就芳澤言，尙有何顏再事鼓舌？就中國大眾言，則由回憶之中，不勝痛憤與仇惡矣！以芳澤之「說謊職業家」，擔任謀中日「和解」之外交新徑，即就「人」的問題而言，吾恐縱屬彼之「老友王儒堂」，亦有不致「再親芳澤」之戒懼也！

其四，芳澤謂：「中日兩國應速和解，但須中國諒解日本之立場。」夫日本之立場為不顧一切以遂行其既定「國策」，而掠奪中國土地主權，以膏其貪吻，以擴大其「生命線」，又為其「國策」之根本。此而可以「諒解」，即不啻引頸就戮之謂！中國之立場恰與日本相反，乃在「不惜一切犧牲，以鞏固國土，保護民族，不令任何帝國主義在遠東逞慾！」立場既異，「妥協」何由？各走各路，拚命相持！在日本帝國主義崩潰之前夜，即中日爭鬥決定生死之時，又豈止滿洲問題不能「告一段落」而已！

「一切帝國主義從中國滾開」！此吾人標揭立場，並致「歡迎」之意於此不遠千里而來之芳澤謙吉之唯一態度也！

蟄 厂

政權開放之呼聲，近日突隨暴寇憑凌，河山半陷之國難而甚。李烈鈞氏既於此次北上奔走中，發為：「時局至此，應闢一新途徑以拯濟之，故最注意開放政權，使全國人民皆得盡力於救國與建國」之言；孫哲生氏談話，又表示：「所謂放棄一黨專政，將國家治權，還諸國民，自屬當然而非偶然之問題」。同時南京並決定於七月一日召集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以為籌備提前召集國民大會之準備。似此，國民黨中抱有開放政權之開明意見者，已由少數人之主張而趨於普遍化，並超過徒然邀譽之召號而進於「耳聽樓板響」之階段矣。雖然，國事敗壞，至今已瀕水盡山窮，黨治六年，其成績即黨員自身，亦多有評批，至若國民，不滿現狀，渴望徹底更張，一新局面者，尤大有人在。前此曾有所謂國民參政會之組織，在當局固視為國民大會未召集前之過渡，但在國民，則多視為登庸少數士大夫，減少腹非巷議，拖延訓政之一種搪塞。今者，國民參政既勢必因國民大會之提前召集而成為流產，而此由政權開放之動機展開而成之臨時代表大會與行將準備之國民大會，是否能一反前此徒事宣傳，並無實踐之覆轍而踏入民主政治之正軌？斯則吾人頗有感觸，竊願發抒所見，以為朝野人士一剖陳者也。

溯自北伐以還，國家之號稱以黨治國者，已六易寒暑。究其實際，則黨終未治，何況國家。此其癥結，初非一二巨頭之顛倒劫持，而係組織不良之制度問題。就黨而言，為黨內民主制之破壞；各級黨部，或停止活動而無所施為，或避實就虛而名曰「指導」，下級之意志不伸，領袖之參商遂起，終致派別紛歧，分合屢見，黨信削弱於分裂，

實力消耗於對峙。黨既不能無派，國又安期統一？就國民言，則為民權之掃蕩與民運之遏抑；夫民主政治之原則，端在國民之大多數，能發揮其政治權力與活動，以為政黨政治之基礎。目前中國，則網禁森嚴，民運萎頓，國民雖有愛國之熱忱，但無活動之自由，以組織抗日運動之大學教授與學生，尚不免被視為「反動」而遭縲紲之厄，如此止勝禁非，賊害民權，其去向國民開放政權之實際，不亦太遠乎？故今日不言政權開放則已，若真欲實踐名實相符之政權開放，則必一面先自黨內做起，實行對黨員之黨權開放，亦即充實黨內之民主制度，一面實行尊重全部民權，恢復民衆運動，使國民咸有透過民衆組織以過問政治並監督政治之機會。此其一。

其次，因其本身之有名無實與資本主義危機之深刻而成為強弩之末，於是國際政治結構之推演，遂表現兩種極端之形態：其一為蘇聯現行之以羣衆支配政黨，以政黨控制政權，直接民權充分發展之澈底的民主制度；其二即為德意美日近頃表現各種方式不同之法西斯蒂或法西斯化之獨裁制度。然在一切落後，文盲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之中國，言澈底之民主，既非由夢想中能一蹴而就，言獨裁則更不知從何說起。但中國在朝人士所必須記取者，即縱不能採用澈底民主制之原則，亦應取法歐美第三階級民主制度之精神，即以公開之政見，以爭取羣衆，不探政治手腕以排軋異己，於常仁不讓之中，寓大公無私之量是也。吾人須犯顏以正告當國六年之國民黨諸公：「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之說實為一與事實相反之成見！此項成見不能打破，中國治平將永無可期！目前既昌言政權

開放，則必須「打開窗戶說亮話」，對於黨內，應再無二三領袖，冤結莫解，勢不兩立之不祥事態發生，一切政見參商，俱應公開爭辨，公開整理，於不一致之中，求大體一致之共同點，本此共信，以定國是，據能否遵此公信之標準，以定此後之是非。對於黨外，必須容許其他政黨之存在，暴力相搏之異動固不免照例制裁，而政策之爭論則應容許。如此，則黨內人物，皆得自效，黨外系統，亦可於背馳之中，求若干共同點之交換與合作，政見固不能禮讓，取決必聽諸民衆。此實民主政治之定則，亦政權開放之根本也。此其二。

再者，政治運用，實爲事實而非雄辯！故此大蔚成輿論之政權開放，其要點決不在於宣傳文字之如何富麗堂皇，而在當局之決心要做到幾分，與實踐之能到幾分。開放政權，其對象爲國民大衆，決非一部分聽鼓已久而不甘寂寞之政客黨人。此一出發點若略有偏差，則開放政權之結果將不外形式上改組國府，多設胥肢機關，安插高等游民，等庸黨外之怨望者，其實質爲權位分配，其意義更半文不值矣！故政權之開放，當以民衆職業團體之真正羣衆代表爲接受者，其組織與選舉應絕對公開，一切指定或圈定人選之變相包辦，胥在排斥之列。如此，則民衆團體始能代表真正民衆要求，而一切御用與把持之弊，均不難由

羣衆之制裁而漸趨杜絕也。此其三。

抑有進者，中國百餘年來政治破產，民生凋敝之根本病源，實以帝國主義之對華掠奪的爲唯一主體。故任何形式政權之能否担當國事，胥視有無驅逐帝國主義之決心與實踐而定。國民黨前此之種種失敗，亦以對帝國主義含垢忍辱爲最受指摘。且任何帝國主義皆與中國之真正民主政權爲勢不兩立者，因帝國主義所需要者，爲對華統治之代理人，爲買辦軍閥合組之賣國機關，決不利於中國有直接行使民權之政治組織也。故政權開放最大之阻力，爲帝國主義，而此以開放爲歸縮之新政權，其主要工作，亦爲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因此，開放政權之過程，亦必同時爲反帝爭鬥之過程，否則不特開放後之政權將失去其根本意義，即開放政權主張之本身，亦將成爲口惠而實不至之一幕熱鬧，不能實踐改革，挽救危局也。此其四。

最後，徵之歷史，各國政權之開放，往往自下而上之武力奪取者多，自上而下之自動開放者少。今由訓政而過渡於憲政，由政權開放而轉演成爲政權還諸國民，自屬國民革命之當然進程。然進行必須切實，開放尤須至誠，空話不宜多說，事實必須表現，否則再經拖延，怨望更深，民意所在，絕難遏阻，疏導既失，潰決隨之，其結果有不堪設想者矣。

## 凡爾塞系統之裂痕

劉士衡

歐洲外交爭鬥之癥結——法國之歐洲霸權——法德意相互間對立之嚴重——麥克唐納之新活動——四強會議之作用——法國與各小國之反感——日美蘇聯與歐洲政局——凡爾塞系統之崩解與補救

以國際聯盟爲工具，以談判分贓爲任務之凡爾塞系統，原以英法帝國主義爲兩大支柱，日本則忝附驥尾，美國則貌合神離，明爭暗鬥，由來已久。然而此操縱歐洲大局，歷經十年

之詭詐組合，近頃竟隨帝國主義對敵性之嚴重深刻而自呈危兆，精神出殼。此不特為歐洲和平之喪鐘，同時亦即為國際大戰之預告也。凡爾賽系統制命之傷，既為帝國主義重新分割市場，武裝裁判之迫近，而其健康之突然破身，則係湊合意法交惡，德國法西弗蒂猖獗，軍縮會議似化與日本退出國聯諸複雜的因子有以致之。目前歐洲外交鬥士之活動正自緊張，幕後之門法鬥實亦方興未艾，其推演正極波譎雲幻之致，其癡糾仍不外以宰割弱小，進攻蘇聯與爭霸歐洲為骨幹，茲特略加分析，並指明其此後之動向於次。

× × ×

戰後之法帝國主義，既從德國榨取巨量之馬克以充實國入，又擁有世界第一之空軍與陸軍以擴張市場，一面拉攏日本以增歐亞兩大陸帝國主義之聲勢，一面操縱波蘭南斯拉夫等小國以結成反蘇聯，抑德奧之壁壘，其氣餒日高，其慾望日熾，儼然成爲歐洲大陸之盟主。然而好景不常，盛筵難再，一九二九年席捲全球之經濟恐慌既投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於膏肓病

態之中，法國自不能例外，成爲動脈（經濟）流通不靈之癰腫。法國持以鞏固霸權，遏抑前爲世仇，現供刀俎之德國之武器，自不外國聯與凡爾賽和約。然國聯外強中乾，漸成紙虎，凡爾賽和約亦因洛桑會議對德賠款減讓至三十萬萬馬克之一寬大，顯示其事實上之不能維持。法國以「安全保障」爲實行「軍縮」之條件，德國則以軍備平等爲實行「軍擴」之對抗。以毀碎凡爾賽和約。復興日爾曼光榮爲號召之希特拉，近復攫德國政權於鐵腕之下，斯字黨旗所指，法西暴衆所至，隨時皆有否認凡爾賽條約，進而對法挑畔之意向，箭拔弩張，咄咄逼人。加之意大利以協約戰勝國而未滿所欲，鬱憤久抑，不甘落後，近頃且進而謀歐洲霸權之分享，致法意關係，惡化已久，歐洲怪魔慕沙里尼並公開表示：「意大利爲對付他國之軍備計，不得不擴大武裝，意大利所以主張改訂和平條約，即在防止將來之戰爭，爲全世之利益計。」又曰：「近東及巴爾幹問題，乃意大利之死活問題，意大利將來之發展，除東向外無他途。」所謂修改和約，顯然係破壞凡

爾賽系統，見好德國之自白，所謂「東向」，更屬與法國爭巴爾幹霸權之露骨表示矣。

在以上尖銳衝突，日趨嚴重之形勢下，遂造成歐洲爭霸分贖，各求伙件之對立壁壘，其一爲法國中心，以歐洲小協約國爲助手之凡爾賽壁壘，其另一則爲意德奧結合，法西斯中心之反法國霸權，反凡爾賽壁壘也。

× × ×

於此動蕩急劇，風雲險惡之歐洲糾紛中，老牌英帝國主義自有舉足輕重，必在局中之地位。三月中旬，唐甯街國際滑頭之麥克唐納奔走歐洲，訪問法國，週旋德意，眼風四射，幾成歐陸舞臺上獨演大軸之角色。此其作用，自不外言大而誇，紳士意味十足之盎格魯人之慣技。蓋維持歐洲和平發展，於均勢之中操縱取巧，原爲英帝國主義之素志，今當軍縮既假，法意德間之仇怨日深之危急，疏解救濟，期免決裂之折衷，自屬英帝國主義「實無旁貸」之事也。麥克唐納在歐洲叫座戲之第一齣，爲提出包羅萬象，實則空洞，所謂五年軍縮計畫之新方案，一面主張締結地中海列強互助

協定，以為消弭法意衝突之具體辦法，並據非戰公約，規定各國之一安全問題，一面建議裁軍，綜合各方意見，從質量方面各予限制。然而此自視為得意之一拿手傑作，不但曲高和寡，且引起國際間各派大王好漢之一致的「倒采」！法國報紙同聲斥為從中取巧，損人利己之危險方案，德國報紙亦加以冷諷熱嘲。日本帝國主義由其代表給與軍縮會議之答復，尤為斬釘截鐵：不承認以戰爭即為侵略之解釋，不承認空軍之縮減，不承認海軍之停造，不承認陸軍之限制——「一氣呵成」之四個「不承認主義」！麥克唐納之第一套戲法不靈，又於三月十八日借西門共蒞羅馬，與黑衣宰相慕沙里尼共商挽救歐洲危局之大計。慕沙里尼提議由歐洲四強——英法意德——成立協定，組成一種控制歐洲之執政團，其內容迄今尚在秘而未宣之中，惟據所傳，則不外暫保歐洲之十年和平，修改洛加洛條約及凡爾塞和約，承認德國之軍備平等；此種建議，其表面自係謀法德衝突之緩和與法意對立之減輕，然其最重大之意義，仍係組織歐洲之政治壘

斷，以一面宰割弱小民族，一面籌備進攻莫斯科之「西方剿赤」運動也。然而帝國主義之如意算盤，往往為其本身相互間之對敵而成為畫餅。四強協定之受胎，既係由英意兩相之交歡而成，且以修改歐戰和約，提高德國待遇為號召，其暗移凡爾塞系統之鼎運，使巴黎倍感寂寞與不安，自屬明顯之至。故四強協定之空氣既傳，法帝國主義即表示願在國聯工作以內，謀四強之「開誠合作」以自示立場，同時環繞法國之各小協約國，即隨羅馬四強合作之計擬而突傳一片反對四強協定，擁護國聯之「雙簧」式的呼聲！波蘭當局更明顯表示其決不接受四強協定任何定約束之立場。軍縮會議既因僵局之不能打開而宣告展期，四國協定之醞釀又顯有阻礙，於是麥克唐納不得不掃興而反倫敦，以「淡焉若忘」之態度向議會報告其斡旋歐洲大局之經過。帝國主義所有坊壇折衝之外交談判，均以舞臺後壁之搗鬼勾結為主要方式，誠如法外長彭古之言：「一切會場之上決議與討論，均不過幾經接洽，幾經折衝以後之形式而已。洲各機既日加急迫，列強國內矛盾又日趨嚴重，妄啓戰端，既非帝國主義所敢輕於嘗試，暫時苟安之和平仍有維持之必要，故歷經半月以來之幕後論價，法國對四強協定之規避態度亦漸轉變而表示作有條件之接受，如此，則帝國主義或可於無可奈何之中，暫謀一推宕戰爭之短期和平也。」

四強協定之倡議與進行，一方面為列強武裝談判前夜之當然過程，和平之號召愈亟，即係衝突愈趨嚴重之反證，一方面即為凡爾塞系統崩解之見端，凡爾塞和約之重新估量與吐棄，蓋已列於歐洲列強議事日程之最前項矣。吾人於結束本文前尚須再加指出者，即日美與蘇聯對於動盪中之歐洲所取之態度是也。日本帝國主義既宣稱為「貫徹和平」而退出國際聯盟矣，退盟之本身，即屬日內瓦組織崩解，條約破產之說明。而日本目前之企圖則在擺脫大西洋兩岸對遠東之干涉，闢起亞洲大門，以從容消化滿熱並嚙噬中國。其對英法意德之心理，不外你分歐洲



之賊，我稱東亞之王，各行其是，兩不相干。然羣盜既既，目注地大物博之支那而口角流涎者，大有其人，關門獨吞之設計，在日本實為一不合時代環境之夢想！無論歐洲如何自顧不暇，海上霸王之英與金元國之美，決不能坐視日本之獨占東亞，而將起而作或文或武之談判也。

美國刻又遺其策路家道威斯向歐洲大肆活動，美國不願歐洲有統一之組合以排斥金元，但同時又希望歐洲有平衡之發展，重現繁榮，使二百萬萬金元之巨額債款次第有效，不致成為一倒債，其慾最盛，其心尤勞。遙想金完外交家之於四強協定，必採於籠統贊譽之中，寓個別拉攏之術也。

蘇聯之外交戰術，素以敏捷潑辣，善占上風著稱。此次採嚴重手段逮捕參與破壞建設之工程師六名，顯已引起英俄邦交之大裂痕，英國駐蘇之外交人物，多已奉召回國，英議會咀咒莫斯科之呼聲亦趨激烈，持重不苟之蘇聯，斷無未經致慮而輕於強硬之理。其所以敢於在「鎮靜觀」中毫不示弱者，即係國內建設已具基

礎，無產武裝，已有把握，自有其人不敢犯之可恃者在，然後始有此鈇青之外交面孔也。三月三十日莫斯科政府公報「伊士凡士達」之社論，即於「改訂條約，抑準備戰爭」之標題下，暢論：此種情形之下，吾人所可疑者，即彼資本世界惟恐歐洲及遠東發生新戰爭，必圖轉嫁其禍於蘇聯。關於此處，吾人應指出者，即在德英之間，最近已有某種盟約形成，日本之保障資本主義文化以掩蔽帝國主義侵略，亦為一公知之事實。蘇聯民衆對於此種國際局勢之轉移必須嚴重注意，蘇聯不願干涉帝國主義之戰爭，但自信能擊退所有企圖破壞蘇聯之領土完整及獨立之嘗試……」此種表示，

不特對帝國主義之陰謀作燃犀之照視，亦且於消極觀望之中，示鈇中錚錚之強調矣。綜結上述，可知動盪不寧之歐洲，迄今已瀕山雨欲來之嚴重時期。由日本退盟，軍備僵化以及四強協定，一方面係帝國主義，互相對敵，帝國主義與蘇聯對敵之嚴重危機之展開，一方面亦即英法意法等巨頭，對於此濤瀾重重，爆裂堪虞之中歐火山之苦心彌縫。夜長夢多，隱患無窮。因法西斯狂潮之湧湧，使列強國內之武裝爭鬥更加嚴重。國際戰爭與階級戰爭雙管齊下，其推演雖暫有消長，其最後之慘敗則必屬於少數也。

### 顧問委員會之前瞻

次 筠

國聯所組織之顧問委員會，今雖已開幕，但其結果將如何，則為一極大之疑問。吾人今固不能遽下判斷，謂顧問委員會將完全無能為役，但亦不信顧問委員會開會之後能有何種驚人之發展。以吾人之眼光觀之，顧問委員會今所能為之事，不過止于再對日本提出或種之勸告，或并對於禁運軍火

問題及禁止各會員國以經濟力援助傀儡國之問題，為相當之處置而已。若期待顧問委員會之提議援用十六條，則其事之難恐不亞于緣木求魚也。吾人早已言之，援用十六條乃實際上是否可能之問題，而非單純之法律問題，若為單純之法律問題，則國聯必早已實行援用，其所以迄今猶徘徊

獨審顧而不敢宣告援用十六條者，蓋以本問題乃聯盟會員中各大國是否願與日本作戰之問題，一經正式決定，大戰即不可避免，故各大國皆遲疑逡巡而不敢決定耳。各大國既無對日作戰之決心與勇氣，則十六條中關於共同出兵之問題，此時自無人加以討論，所餘者惟經濟封鎖及斷絕外交關係暨援助中國之數事矣。經濟封鎖，雖較輕於出兵，然日本對歐美之貿易每年總額在二十五億日金以上，歐美人之賴此以生活者至少有數百萬人，加以日本對歐美之貿易，輸入恆多於輸出，值茲世界經濟衰落已達極點之際，歐美各國豈能絕無顧慮乎？至言援助中國，則中國目下所需者為糧食及武器，歐美固不難以歐美之有餘補中國之不足，但歐美各國若一方對日實施經濟之封鎖，一方以糧食及武器輸入中國，日本之必起而封鎖中國海口，并半途截奪糧食及武器，固在意料之中，而各國之不能任日本所為，亦不在情理之外，如是則戰爭將仍無可倖免矣，歐美各國既未決心對日作戰，豈遂能出此耶？此二者既有問題，則絕交自更無其事，而所謂援用十六

條者，亦非事實之所許矣。

國聯若不援用十六條將何以貫徹其不承認傀儡國及制裁日本之目的乎？曰：容將援用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而為不關痛癢之處置，亦未可知。蓋第十條及十一條均有國聯得於聯盟會員國間發生糾紛之際採取必要措置之規定，今必依此規定而決定一適當之辦法，但因根本上各國無對日作戰之意，其辦法又必為不關痛癢之辦法也。

至所謂不關痛癢之辦法，則當如左述：

(甲)對於傀儡國者：一，不予以經濟上之援助，如不借款，不允其在各國發行公債，不貸與貨物之類。二，不承認其為獨立國家；如不派使節，及不招待傀儡國之使節，撤回現有之領事，并拒絕其所發護照，拒絕其參加萬國郵會等等。三，為禁止以軍火輸往傀儡國。

### 日本委任統治島問題

世界大戰後，日本以戰勝國之資格，取得德屬南洋諸島之代管權，即所謂南洋委任統治諸島問題。今者日

(乙)對於日本者：一，再予以一種之勸告。二，禁止以軍火輸往日本。三，不予日本以經濟上之援助。

然此數者，皆無大損於日本，不過預埋一將來重新決定傀儡國問題之伏線而已。蓋日本今已佔有東四省，其所需之鋼鐵羊毛，棉花及糧食已可不待歐美之接濟，其他軍械亦已勉能自造，無仰給歐美之必要，至於傀儡國，則原在其掌握之中，更不因歐美之不承認而消滅，國聯顧問委員會縱有上述之決定，日本絕不感痛苦也。顧問委員會何以明知其無損於日本而故為不關痛癢之決定乎？曰：顧問會今實不知中國之抗日能有若何效果，故將先為此種無關痛癢之決定，以靜待時局之推移耳。如中國自身能先予日本以重創，使歐美不感愛莫能助之苦痛，則國聯固不難援用十六條以表示有維持盟約之決心與誠意也。

孤 帆

本既宣言退出國聯，此種自甘孤立之決絕，不但已引起各方不同之觀感；而日本由日內瓦接受而得之南洋各島

委任統治，亦因之發生嚴重之問題矣。在未加論列之前，吾人當了解何謂委任統治？

委任統治，為帝國主義之一種別開生面之殖民政策，為國際法上之新制度，創之者為國聯。緣德帝國主義，在世界大戰中，一敗塗地，其舊有之殖民地，已失其統治之權力。戰勝之帝國主義國家，為避免分割之名義，乃于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明文規定委任統治制度。根據此新制度，則德所拋棄之殖民地，應由各強有力之帝國主義國家，並就地理上之更為適宜者，以受任國名義，替代國聯負擔管理或保護之責任，是即所謂委任統治也。

日本帝國主義以戰勝國之資格，及地理位置，經濟狀態等條件，取得赤道以北德屬南洋諸島之統治。此種委任統治，實際上為各個帝國主義者在某一時期之一種分割，不過在形式上，經過國聯之承諾而已。日本今因國聯處理中日問題之「不當」而宣告退出，于是國聯所委託代管之南洋諸島，亦因各帝國主義利害關係不同，而發生紛歧之意見。

日本帝國主義固認南洋諸島為其「海上生命線」，早有宣言，雖退出國聯，並未喪失南洋委任統治之地位。誠然，日本帝國主義正積極擴張其軍事根據地之際（如佔領東三省，熱河，以至進攻察哈爾等），絕對不欲放棄經營多年已成爲「海上生命線」之軍事要衝；況此島對於太平洋戰爭，尤佔優勢。彼若放棄此島，實不啻對於側目而視之「金元」敵國，自己放棄其具有控制檀香山海軍之地利也。

領有此島之故主德帝國主義，雖欲乘機收回，但鑒於現時歐洲所處之環境，與夫對於遠東，終不免有鞭長莫及之感，故對日本之南洋委任統治地問題，不願表示積極態度或作正面衝突。惟「復興」的德國，對此留在太平洋上之歷史污點，必欲謀得洗滌，乃爲意中之事。德意志日報三月二十九日之評論，一面不願開罪日本，一面又喚醒「德人必須否認托管島乃真正前敵戰士勝利品之說」，此即代表目前德國態度之有力表示也。法帝國主義因與日本利害關係相同，同時與德利益衝突之故，對此問

題，則作祖日之言論。如巴黎日報三月二十九日所著之社論，稱太平洋諸島之中，至少加羅林及馬利安諸島，應不在國聯管轄範圍之內，因此諸島，係歐戰前協約國會以担保日本所有權，作為日本加入歐戰之條件，而此實遠在國聯成立之前也。故德國今日惟有二途徑可循：一即向國聯提出意見，聲明日本既已退出國聯，則此諸島之統治權，已經中止，應請國聯重托他國統治之；一即德國可爲表示「大方」起見，使日本繼續統治之，如是則可獲得日本多少之好感，而法國實亦儘有其「理由」，願德國採取第二種途徑也。

至於美國，則因太平洋關係，當然更不願意日本繼續統治諸島。彼竟提出條約問題，非爲德也，爲自身之利益而已。彼且認爲解決最善之法，當願取回諸島交還國聯，其用意尤爲深刻。美國並認爲美國有參加處分舊德殖民地之權，更認爲德國殖民地係讓與協約國，而非讓與國聯。如此種種，無非構成美國有干涉日本不交還南洋委任統治諸島之法定地位，進而日本或者退還該島後有支配之權。

故美之必欲日本退還該島，實較舊主德國爲甚。因日本退還此島，則勢必隨之而損失若干之實力，彼時在太平洋上，美國之海軍更有把握可以控制日本。

自日本帝國主義宣佈退出國聯後，南洋委任統治諸島問題，已成爲各帝國主義眼光中之一嚴重問題，三月二十八日國聯召開之二十二國委員會，亦列爲議事程序之一。其實，不過紙上談兵，即各帝國主義者，亦何嘗不知希望日本交還該島之無效？如此各示其態度，見好做歹乃爲各帝國主義間合縱連橫，鈞心鬥角所表演之一幕耳。

許多政治家法學家，認此爲一值得研究之重大問題，在吾人覺得此一問題之解決，固甚爲簡單也。南洋諸島原爲德帝國主義者所掠奪而來，戰後，轉爲日本帝國主義所劫持，因此吾人認爲南洋諸島，固不應由日本繼續統治，同時亦不交還於德，不轉托於任何協約國，更不是交還國聯，而是交還於該島之人民。換言之：或爲一獨立之島，使該島民族成爲獨立之民族，如此表示「大方」，始爲最善解決之法。

不過帝國主義者根本無此「大方」(如有大方時亦僅限於帝國主義者)

### 整頓學風與改進師資

據教育部所發表之二十一年度全國教育經費統計，各省市如蘇浙湘鄂閩晉寧等，教育費與社會教育費均較廿年爲減少，此一現象，即具體說明在動亂與不安之中國現狀之下，教育之破產與衰頹已成一般之趨勢。如何挽救，如何於挽救之外進謀發展，此在教育行政當局，殊少計及而爲多數之失業青年請命者。而整頓學風，嚴肅校規之呼聲，則又頗爲此輩「作人之師」者所欣欣樂道。教育部特派攷查歐洲教育專員楊廉郭有守二氏，於月前反國後，即發表極長之談話，其中關於學風問題，有下列諸語：「歐洲任何國家，自中學以至大學，不聞學生有鬧風潮者，不聞學生提出主張強求學校採納者，亦不聞學生有違抗學校命令者，更絕無自選校長，驅逐教員之事。即在蘇聯，亦絕無此種事實發生，蘇聯中學校之自治會，學校

相互之間而已，尙須有賴南洋諸島之人民，自己覺悟，與世界弱小民族共同立一戰線上，反對帝國主義，方能達到解放之目的也。

玄侶

教師且有強硬之指導，學生非遵從不可。蓋歐洲人一般見解，以爲自治與服從確爲構成健全之國家與社會之要素。……至於學校之監察，責在政府，政府之監察，責在議會及公民，固不容青年學生自荒本業，越俎代庖；……玩其語意，一若中國學生爲民族之「劣根」的代表，去文明之「歐洲人」實不可以道里計者！

又據某教育家之偉論，謂：「整理學風，中央已下最大決心，除召集全國各大學校長，面授斯旨，切實辦理外，並早由教部各省市教廳局轉飭所屬各校，一體遵行……」。夫丘九(此易家鑑先生所加於學生之一諡號)也，猖獗，由來已久，整頓學風，詎曰不宜。前段執政既有「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之明令，今中央又有「已下最大決心」之雷厲風行，春風化雨，萬流共需，從茲

鬻張之士氣可「革」，東方之文運必昌，小子耿聽，不覺心領神會而踊躍隨之！爰貢數言，以當吶喊：

夫教育原則，首重適應環境，中國學生以中小有產者沒落過程中子弟，處家敗國亡，萬方多難之危局，言國是則不堪聞問，且不准聞問，言求知則自袁段曹吳以還，全國教育機關已成政變官僚學閥棍痞所盤據之鼠社狐城，魑魅魍魎，不堪究詰。似此現狀而徧責學生之不安分與學風之敗壞，要非探本持平之論。賢明而目光如炬之教育致察專員，雖知欣羨歐洲「不容青年之自荒本業，越俎代庖」，惜乎未能有更深入之攷查：歐洲各國有國家顛危，政府無策，非學生起而「越俎代庖」，拚命力爭，將更不堪，如中國之五四時代或目前狀態否？歐洲各國是否有革命進展，政黨以犧牲奮鬥為號召，暫拋學業，以奠民治，如中國北伐時代者？

歐洲固「絕無學生自選校長或驅逐教員之事」，但同時恐歐洲亦絕無政變官僚，濫竽庠序，以學生作犧牲，等學校如官場，虎門狼耽之飯碗戰爭也！

師資過濫，雞犬登台，為中國教育破產之主因，亦為學潮經任何嚴刑峻法而仍不可收拾之癥結。不着眼此點，先事師資之嚴格甄別，徒知揮大刀闊斧以整頓學風，即再經一世紀亦必難有成！

昔年羹堯憤師道之不昌，自撰一

### 碎屑

#### 日本代管太平洋羣島之小史

炳華

太平洋之羣島，因其在軍事上居於重要地位，早已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俱不放鬆之重大問題。此次日本退出國聯，其於歐戰中以外交陰謀攫歸自己代管之羣島，亦聯帶發生委任統治在法律上將因退盟而另作處分之糾葛。查日本代管之羣島，即係卡諾林(Caroline)羣島，馬利亞納羣島與馬塞爾羣島三島系之總和，星羅棋布於北太平洋，島嶼之總數凡六百二十三，面積約七百平方英里，其中如匹盧島，即為歐戰中德艦愛姆敦裝煤之處，曾於印度洋面，擊沉協約國之無數商船無數，又如雅普島，向為美國

聯以榜其子侄之書齋曰：「不敬師尊，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今之師表羣倫者，其吹求學生之一不敬師尊一者過苛，而反省教員之是否一誤人子弟一者太恕，此學風之所以不可收拾也。

與遠東太平洋內之海底電線之電站，又有鴨盧島則為德國戰前之海軍根據地。羣島拱列，均於戰後被攫奪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致金元國視為太平洋軍事重地之關島，則幾全陷於日本代管羣島之包圍中。因以上之種種歷史的與地理的關係，可見日人之統治諸島，實為制勝太平洋，控制美國艦隊與菲力濱之大威脅。美國自然深感如芒在背之不安，然則在外交上素以遠矚著稱之金元國，何以輕易使此得之利益無窮之羣島落於正而敵人之日本手中？此中經過，自有一述之價值也。溯自十六世紀時，卡諾林羣島首

先為葡萄牙人所發現，其後為西班牙所有，但移民不多，進步亦少。一八八九年西班牙政府於美西戰後，簽訂和約時，將菲力濱羣島及關島讓與美國，復以加諾林之零星小島，售與德國政府。日本帝國主義之垂涎該羣島，思取之以為太平洋爭霸之準備，蓄謀已久。及至歐戰方酣，英法俄為德奧所困之時，日本即乘人之危，向英法意俄四國交涉，以承繼上述三系羣島為日本加入作戰之交換，措詞嚴厲，大有不達目的，即有倒向德方或退處中立之概，協約國既迫於要求日本之援手，而各島之讓與在彼等不過憐他人之慨，當即輕鬆應允，日本亦於加入作戰之始，首先以海軍劫馬塞爾羣島為已有。及至巴黎和會，威爾遜得悉此大好地盤之入於日人手中時，則已「生米做成熟飯」，雖感痛心疾首，實已莫可如何矣。一九二〇年國聯理事會正式委托日本代管上述之三羣島，日本即將大批琉球人向各島移植，逐年遞增，已達二萬餘人，各島土著，則有四萬餘人，地瘠民惰，於經濟上殊不足重視，但以太平洋海戰之觀點言，則該羣島實為軍事運輸必爭

之要衝，此日人所以視為海上「生命線」，抵死不肯放鬆也。

### 肉感救國

君史

國難愈亟，救國之道愈多，救國之呼聲愈高，中國在長城一帶之戰線即愈加「縮短」！此兩年以來國難推演中之救國「公式」也。一般馬達救國，人格救國之舊型，迄今已成爲並不摩登之「時代落伍者」，航空救國雖亦呼聲震動天地，但「民族飛機」尚在胎胚之中，決非一年半載所能飛向東北，向日僞陣地實行下蛋者，夫「抵抗」必須「長期」，「救國」必須「民衆」，而民衆救國之要義，端在慷慨輸將，欲民衆之努力出錢，則必須借重名媛閨秀摩登美人明星之類，或作茶舞，或開遊藝，大拉之化不多，彼姝之澤可親，於是爭先恐後，無不成爲「救國英雄」矣。此一新型，吾名之曰肉感救國。

救國之道固多，上自互讓權利，哭靈掃墓，下至吃喝嫖賭，都是「救國大計」，然而最妥當，最有效而又最合理化者，仍以「肉感救國」爲絕後空前！

第一，肉感救國，方式既不過裸露曲線與大腿，範圍亦僅限於戲院飯店或花園之間，既不至召致「反動」，尤不致如「民衆武裝抗日」或炸彈除奸之有危險性，所謂「寓救國於娛樂之中」，既能救國，又不犯胃，豈非穩當萬分之尤者乎？

第二，前線血戰，實太悲壯，後方國民，尤多「杞憂」，偶遇「我軍因戰略關係，暫退某地，待命反攻」，實不免引起阿斗之誤會而發生哀傷，哀極則怨，怨極則亂。故爲調劑民衆之情感起見，莫若將大衆之視線由口外戰雲移之於妖媚「照會」與肥白大腿之上。再者，敵來則抗，敵不來則等之「抵抗主義」，實不免將滿熱四省永遠「抵抗」於帝國地圖之上，此在民衆，尤爲痛心難耐，故爲「喚起民衆」之「忍痛」起見，允宜娛之以歌舞，動之以肉感，此爲「安內」之精神運用，亦即胡適爲日人所獻之「攻心」政策也。

故「肉感救國」，不特爲根本大計，亦且與「長期抵抗」，「安內攘外」之六計殊途同歸。當茲危局，救國必須「肉感」，亦且只准「肉感」

也。

### 賣國大廉價

鴻

近來各國常發現有類似張松之輩，密將該國之要塞形勢或其他軍事秘密，出賣與他一國者。此種目的，大都緣于某種政治關係，或企圖換得一筆巨量之金錢，易言之：如此甘冒不諱，無非欲為個人謀異日之榮華富貴也。

茲有英人史杜瓦特中尉被控洩漏軍事秘密，開審時，公訴員稱：被告曾于去年八月與柏林德人名沃白斯特

### 一週大事日誌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我劉汝明師騎兵旅約千餘，拂曉由羅文峪左右翼分途進攻半壁山，與敵激戰多時，敵不支潰退屠河至羊子山一帶，我騎兵旅將半壁山克復，斃敵甚衆，奪獲戰利品甚多，並乘勝追擊。

冷口外我黃師團長林作楨，親率該團第三營，由馬道溝東北高地抄襲至敵後方之蕭家營子，敵軍未備，四面潰散混戰二小時，我營長張克巽率先

者通訊，言及軍事內容，並擬在英。阿爾德旭地方探詢軍事消息，然後赴荷蘭將其所得消息，通知另一方面國公訴員又稱：被告以英金五十鎊賣其國家云。

此類賣國之賊，天下皆是，固不足奇；所奇者，惟在將世界數一數二之英國秘密，出賣于人，而僅得五十鎊之代價，此實較之市場上「特別大廉價」，尙廉之又廉耳。以視中國之賣國賊，因賣國而當權，或因當權賣國而致鉅富者，誠不可以道理計也。

記者

衝入敵陣，斃敵無算，張營長陣亡，並傷亡兵士三十餘名。同時敵大部由山神廟向我馬道溝陣地抄襲，被我擊退，山溝內遺敵屍百餘具，敵方頗現動搖，有後退勢。

蔣委員長離保抵京，商決行政院長問題，在軍校與汪精衛等會晤。

法外長宣布外交政策，尊重國聯全部盟約，主張歐洲各國採用劃一之軍制，贊助四強合作，積極準備戰債談判。

哥倫比亞與秘魯軍隊在普士瑪育河濱森間激戰，哥軍獲勝。

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界嶺口我軍佔領蔡家溝，龍泉寺，老程家一帶，敵以第十師團主力，猛烈進攻，並以飛機多架轟炸，我軍奮勇接戰，敵不支，紛紛潰退。又喜峯口方面，敵以便衣隊約五百名，潛襲我正面陣地，爲我發覺斃敵二百餘，敵不支，後退。

榆關敵軍增加部隊，陣線略自變動，主力集中石河東岸，並在角山，首山，申莊等處，佈重炮陣地，僞軍萬餘，由綏中調榆關，有進攻我灤東陣地勢。

中央開重要會議，蔣報告前方情形，密商禦侮救亡，各要人抗日決心，均極堅決。

日樞密院通過日本退出國聯通告書之原文，即將該通告書電致國聯，日內瓦各方咸注意於日本受委代管舊屬德國之南洋諸島問題，我駐英公使郭泰祺，起程赴日內瓦。

軍縮會總委會集會，我顧代表發言，在大體上贊成英國軍縮計劃，但在若干細則上，則加以反對。

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發表聲明，謂於承認蘇俄之前，應先商妥俄債問題，更須先訂商約，再行恢復外交關係。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九門口敵我激戰甚烈，敵軍一部，被我包圍，義院口敵軍瀕陷危急。

羅外長發表關於日本宣告退出國聯宣言，謂日本雖脫離國聯，仍須履行公約一切義務，國聯將以更迅速有效方法處理中日問題。

國聯顧問委員會開會，日本理事遺席引起逐鹿。

美衆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授權總統下令禁止軍火運往交戰國案。

英外相西門向國會報告軍縮趨勢，謂英提案有成立公約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敵機數架，午後飛我冷口陣綫轟炸，我傷亡一名。冷口外敵軍三四百名，晨向我馬道溝左翼山神廟黃師陣地進攻，衝鋒數次，我由櫻林園子出兵側擊，敵狼狽潰退，夜敵軍數百名，復以極烈砲火掩護襲我陣地，我軍奮勇抵抗，敵潰退，遺屍甚多。

中央各要人一致勸汪復職，汪允繼

續維持，晨中政會議開會提出報告。

達賴派兵兩營進犯巴塘，因我巴安駐軍早有戒備，故未得逞，惟游弋于金沙江沿岸一帶。

法外長彭古在衆院外交委員會，明白宣佈反對四強公約，無意乘小協約與波蘭。

三月三十日(星期四)

九門口方面之敵步騎炮聯合兵兩千餘，以飛機多架掩護，自晨至午，猛攻我沙河寨陣地，雙方死亡甚重。下午二時，石門寨陣地左翼邱子峪以北老爺廟楊莊水崖之線，日偽軍約一團，與我杜團及義軍鄭桂林部激烈戰鬥。至黃昏正面敵軍陸續增加優勢兵

方，三面包圍，我沙河寨陣地，我守兵第四連損傷甚重，隨撤回石河寨。

中央開六十四次常會，決議於七月一日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國民大會交全代大會決定。

行政院長汪精衛到院視事。

蔡廷楷自福州返漳，決即赴粵。譚啓秀抵香港。

偽滿洲國政府以嚴厲之照會致中東路蘇俄副督辦，請立即停止將中東路貨車駛入俄境。

日本全國師團長會議在陸軍省會議室開會，荒木陸相演說準備總動員。

駐俄英大使奉召回國，商確英工程師被拘案。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羅文略方面我劉汝明師騎兵，進入壽王墳鎮，敵向承德之線退却，我軍距承德僅數十里。

十九路軍克服甯化，共軍七師退贛邊，除一部往甯南豐邊外，共軍主力仍結集樂安南部，分兩路轟炸仍續戰中。

烏拉圭國國會反對改憲遭解散，前總統勃命自戕。

日本出席國聯代表松岡洋右抵美京，觀見美總統及國務赫爾。

國聯正式公布我國羅外長對日本退出國聯宣言之全文，杉村辭國聯副秘書長職。

四月一日(星期六)

敵機三架，駛海陽鎮我前方司令部上空盤旋威脅，秦皇島卸糧口敵艦陸戰隊三百餘人登陸，在石河南岸活動

，石河東岸之敵，亦由榆城出動，鐵甲車在石河橋附近炮擊，或脅我陣線，何柱十時由半專車到滬。

日軍縮會議陸軍代表建川中將，返抵東京，不願繼續在日內瓦參加討論，謂如強正擴張軍備，日本陸軍不能再減。

德國全國社黨開始排猶運動，威脅海外猶人放棄仇德，國際同盟會開會抵制德貨，並組織保護受虐猶人委員會，德希特勒政府恐釀成經濟紊亂，下令禁止排猶行動。

美國軍縮會代表西門會商世界經濟會議日期。

英相麥唐納外相西門會商世界經濟會議日期。